

**爱** 上九重葛不是一件偶然的事。九重葛，是父亲生前在我们家前院种下的深刻回忆，是父亲在我心田里种下的一片温馨。

# 花语片片

©刘语芳

小时候错叫九重葛为杜鹃花，长大后方知它的真名。九重葛的花其实是很细小的，一般三小朵白黄色的开在颜色鲜艳的大花苞里。我们常错看花苞为花。鲜艳的花苞单薄得像纸片，因而九重葛也叫纸花。层层叠叠丛生的花苞就是九重葛名字的由来。

九重葛一点香味也没有，但它能常年大方得体地开花，就赢得了我那一小片阳台上的一席之地。未搬公寓前，我已多次编排我小阳台的花卉。色、香、味为主题。想要营造白天能见的一片艳阳花海，夜里能闻得一缕袅袅花香。搬家后，我致力播种开垦我那荒凉的空中花园。奈何，事与愿违，所有有香味的花卉都弃我而去。午夜梦回，一股淡淡清香，萦绕心房，虚虚幻幻的，从不扎根留下。

我曾是如此努力的想把茉莉花和七里香种好，但不管我如何呵护著它们，它们终是忍心离去。曾多次反覆地将它们从花架搬上搬下，像是对它们问寒嘘暖，给予它们我无微的爱，它们终究没有还予一室的香。古人说，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但我满心满意种的花香，终究归零。伤心懊恼后，我不再种带香的花。

阳台上的九重葛从腾出的空间，由一盆增至三盆。妖妖艳艳的、不胜其烦地开著色彩斑斓的花。

花朵怒放的盛况，让人雀跃欢喜，然而，花谢的残状，也让人伤感失落。很久以前在一个湖畔的花园，看到皱菊盛放的花海。如此让人惊艳的橙黄色花海，让我屏息注目，感叹世间美好事物。但一个月后再见的花园，皱菊凋零衰落，漆黑枯萎的花朵垂下枝头。眼间的满目疮痍，显示世间的无常。一个月的变化，竟是如此不堪。也许生与死，也似这般的无奈，一瞬间的这般接近。

除了九重葛，我陆陆续续的又种了些不带香、容易繁殖的花，如铁钉花（又称日本小玫瑰）、长春花、鸡冠花等。这些都是常见易长的花。小时我就是种著这些各式小花，且自豪地和人分享我满庭娇花的院子。花朵每日盛开的数量从几朵至几十朵，至最高峰时的140朵。我当时觉得我有一双神圣的手，凡我种的花草，总能茂盛茁壮。但那假像的传奇，却在这一年被我屡败的成绩给摧毁了。那些不起眼且易长的花，竟不承情的一一枯萎而去。我沮丧之极。

朋友笑说也许那些花，实在不喜生长于29层高的空中花园，它们原属陆地。我不忿地说它们怎能有这样的灵性，感觉环境的差异，而拒绝成长呢？我们从陆地搬上高楼大厦，也不是可以适

应的很好吗？但我「稀里糊涂」的种绩，却好像证实了那一点的歪道理。

年初到日本的冲绳岛游玩，遇上了娇艳怒放的樱花。满山遍野的樱花，美得如此哗然。然而在冲绳岛上最易见到的却是那较朴素的九重葛。原来九重葛是那霸市的市花，难怪处处都能看到它的芳影。樱花的花期极短，4至10天，而九重葛在冲绳岛上却可以长年开花。若用这两种花比喻世间美貌，一个有如樱花般绽放短暂绚烂的美，而另一个却似九重葛朴素细水长流的美，不知世人可选哪一种美？我一定会选后者，毕竟倾城倾国之美是寥寥无几，而且也是我遥不可及的梦。

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耕种和得到种绩，终可放下心中理想花园的执著。罢了罢了，无缘就是无缘，即便再努力也是徒然的。有香味的花草不留，我就多种了无味无花的虎尾兰、万年青、铁线蕨等。而将三千宠爱集于无味但花开满枝的九重葛。

喜爱九重葛，爱它们毫不掩饰它们独有的且带点俗气的美。姹紫嫣红、大刺刺的将艳丽喜悦传送。喜爱它们毫不吝啬地一丛一丛的把花开著，一年四季，连绵不断。今生何其有幸，一直有它相伴。



## 遥望

©Jack Chang



如果，知道无法回航，  
你还会让我出海吗？  
如果，知道你一去不返，  
我也不会让你离开。

多年以前，到北马某小镇访友。  
友人驱车载我到一個很远的地方，一个靠近边界，很小很小，不知名的渔村。

穿过泥泞的，铺著木板的渔村小路，来到一间木板屋。

这是一家住宅式的理发店，狭窄的客厅里，理发座椅就放在客厅中央。

理发师是一位年纪与我们相若的少妇，等著友人理发期间，一位约十三四岁的少女从屋子后方走出来，少妇对著她嘀咕了几句，少女没有回应，骑上门口的摩托轰鸣一声扬长而去。

理完发，步出屋子后，友人对我说这里

理发是全马最便宜的，才两块半。

我问，就因为那两块半，所以舟车烦劳来这里？

友人沉默了一会才回答说，少妇是他中学的同学，丈夫是一位渔夫，很多年前的某一天，出海捕鱼后就没有回来，海警搜索了大半个海域，别说人影，连渔船也找不到。

刚才那位女孩，是她的女儿，丈夫出事的时候还是婴儿，丈夫出事后，少妇独自带大孩子，跑来这里理发，也是让她有点生意。

回程的路上，心情有点沉重。

遗憾，真的无法选择，所以，才叫著遗憾吧。



文章提供  
人间烟火：<https://laiguofang.com>